

端喜大金

學而

太政官文庫			
漢	一	二	一
書	六	〇	一
門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漢	一	二	一
書	六	〇	一
類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61
冊數	24 ( 7 )
函號	277 146

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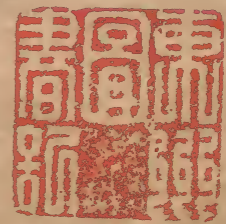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於春秋之時

仲尼以爲有德者必有位

而人列於朝則必有德

也夫子之爲也則必有德

也夫子之爲也則必有德

也夫子之爲也則必有德

也夫子之爲也則必有德

也夫子之爲也則必有德

也夫子之爲也則必有德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名丘字

仲尼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

為本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

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

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

說疑者不入愚按元衡陽蕭元益編洙泗大成始作

先聖本紀泗水侯沂國述聖公至衍聖公以下作世

家克國復聖公顏子至宋元儒及許文正公衡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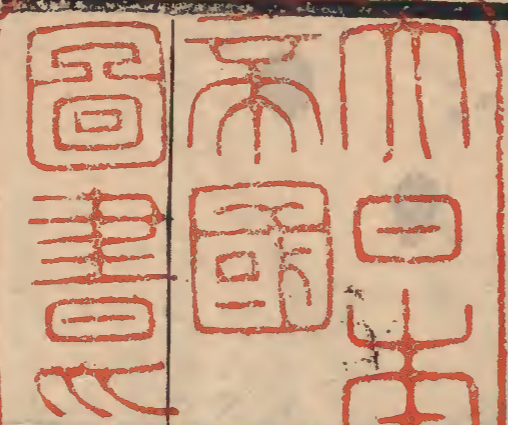
列傳并贊又以六經孔子之言作其先宋人孔子六

字訓又作八志並做史記凡例云其先宋人世祖孔

父嘉為宋督所殺紇遂遷於魯附古史孔父叔梁紇

父嘉為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暇人父叔梁紇

份按家語謂防叔避華氏之禍奔魯何孟春謂防叔時去華督殺孔父已三世於事不相次防叔避亂當在濬公末



論語集註

卷一

年南宮萬弒湣公殺華督國亂之日愚謂華督殺孔父者也方督之見殺是天之假手於萬以雪孔氏戴天之恥也何為及避之他國乎大全又謂叔梁紇遷於魯謬更甚矣遂字尤可怪  
份按厲公祀祀字上脫方字孔父為華氏所殺華字乃華字之訛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昌平蓋以山得名括地志云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此則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真闕里也真闕里伍緝之曰背洗面泗  
夏洪基氏孔子年譜曰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

年乃為七十三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前編從之是也而索隱以為少一歲何耶又曰宋濂著孔子生卒歲月辨於生年從公羊穀梁於生月從穀梁而於卒年從左傳直作七十四歲蓋謂公穀為傳經家當有講師以相授其言必有據依又在司馬氏之前故信史不如信傳是固然矣然愚攷孔子作春秋其褒貶意義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以傳傳者各異其說其授端木氏者傳於公羊高子平子地子敢敢子壽度秦至漢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筆於書而卜氏春秋傳於穀梁赤以授孫卿孫卿後為瑕丘江公魯人榮廣王孫皓星公至蔡千秋始顯於漢宣之世

何及厲公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為公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為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自孔父為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鄆大夫追封啓聖王母顏氏名徵在顏父第三女追封啓聖王夫人愚按元封先聖父母制曰闕里有加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語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原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卦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於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福斯文齊國公某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大夫夫人某氏可加封啓聖王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夫人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陬側鳩反○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通考吳氏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屬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酉而世家逐節所紀歲數皆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為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勝陟編年鄭奕夫通攷徒見集註引用史記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朱子之所由誤反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反覆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往往孔子以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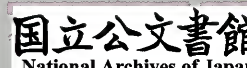
論語卷之三 子罕 二 端喜齋

夫歷年既久又以口授至漢乃成書以顯寧必無誤而公羊書月已訛亦安在盡可據也且孔子七十三歲生於庚戌卒於壬戌見之諸書者相傳已久今乃謂七十四歲似乎駭聞而蔡復賞因之編歷年事蹟每歲率先一年較諸書獨異愚未敢從也又曰公羊傳孔子生於十一月庚子諸書多因之然攷之春秋則已酉庚戌兩年十一月皆無庚子想公羊緣孔子姪十一月而生故誤耳穀梁傳書於十月之末孔子家譜因之其說近是或又云是二十一日不知二十一日乃已酉十月之庚子非庚戌十月之庚子也以春秋經傳推之則庚子當是十月二十七日其書十

一月及二十一日者誤也後閱羅泌路史其說正同益以自信乃五行書又謂孔子生於庚戌二月二十三日庚子斯亦不足辨也已份按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之生以襄公二十二年而公羊穀梁則謂二十一年生一為已酉歲一為庚戌歲二說不同朱子用史記作論語序說而以生於庚戌為定論他如溫公甲子會記蘇子由古史金仁山前編亦皆主史記之說然則且從史記可也宋文憲孔子生卒歲月辨主公穀者也然其論但謂史記紀事多失實而公穀講師以次相授必有據依而已蓋雖以宋氏之辨而卒亦不能有的然可據之實也且公羊謂已酉十一

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傳寫之訛明矣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註仲尼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必有誤○甲子會紀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魯○古史孔子之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通鑑前編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路史以孔氏家譜及祖庭廣記所載俱云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乃二十七日日周正乃今之八月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史記索隱通考仁山金氏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

羈旅餘聚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檝音特又餘式義與杙同杙餘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多用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註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檝檝謂之杙可以繫牛檝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適周問禮於老子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為柱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



月庚子生。而是年十一月實無庚子。况公羊於十月既書。庚辰朔。則庚子亦應在十月。又何以繫之十一月。有據依者。果若是耶。愚故曰。且從史記可也。○前編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必非生孔子之年。亦殊有理。不得謂其迂也。份按仁山委人一條。其聚散之多如此。下云。所以貴於會計之當也。又遺人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掌之。此數語不宜刪去。四書釋地續曰。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為定公九年。水經註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為昭公七年。

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詔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受之可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朱子曰。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

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為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埗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蓋余既通曆法。而後為是定論云。四書釋地續曰。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考爾時為景公之三十

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些自是好。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聲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鄆汝陽龜陰之田。附胡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夸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夸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人。夸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

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  
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  
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  
齊為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  
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  
於成十七八年計即位改元  
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  
年遂歎老嗟衰時蓋六十歲  
宣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  
時蓋年近六十云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為魯司  
寇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  
司空三桓世為之三卿之下  
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  
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  
初命之大夫為者孔子也韓  
詩外傳猶載孔子為魯司寇  
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  
魯孔丘命爾為司寇無大字  
有以再命之卿為之者臧孫

紇也紇之奔邾書於經以其  
為卿故也若孔子雖與聞國  
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  
而不見不然齊人來歸鄆  
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  
諱之豈有孔某出奔載諸策  
書脩春秋時竟削之哉○份  
按王制孔疏云侯國何以大  
夫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  
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  
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  
小司寇一是小司空司馬之  
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據  
此則魯止有小司寇而無大  
司寇明矣崔氏云魯已有孟  
叔季三卿為政而更有臧氏  
孔子並為司寇則皆小司寇  
也乎其說良是史記云孔子  
為大司寇非也  
孔子年譜曰按孔子夾谷之

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  
鄆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  
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焉○齊人前此  
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  
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  
歸之也定公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  
馬以從至於會所以禮相見卻裔俘拒兵車之命而  
罷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  
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  
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  
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  
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  
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  
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  
處矣而亦何嫌之有○明文衡王廉迂論左氏以鄆  
謹龜陰田為汶陽之田其後司馬遷杜預及諸家皆  
以為然不知汶陽乃齊地鄆謹龜陰為魯田與汶陽

不相干也朱子辯之詳矣但朱子以鄆謹龜陰田之  
來歸者於吾聖人無與焉又曰借如彼說聖人脩春  
秋自書其功殆非人情愚則未安其說公會齊侯於  
祝其孔丘相乃其實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亦是  
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劫魯侯雖不可信然孔子使  
龜陰田豈可謂不與吾聖人之事乎當其實有其事  
春秋惡得而不書之書之為魯也非自以為功也且  
有其實而避嫌不書孔子自處則善矣其如魯史何  
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愚則曰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田實吾聖人之功也  
左氏以三邑為汶陽田則非也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  
**為季氏宰墮**許規反毀也下同  
**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  
**成圍之不克**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  
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  
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自  
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

論語卷之六 季氏 十一 適喜齋



相雖不必以返侵地為誇但使齊侯負斷魯侯增重聲色不動而折衝於樽俎正見大聖人文武兼備作用而葉夢得友謂匹夫之勇智者不為豈不悖哉且此事見於春秋左傳穀梁家語等書班班可效而乃以為附會則愚所未解也○份按山堂考索謂汶陽田乃齊田非所歸之田是則然矣但謂齊以魯服故歸其侵地與聖人無與是時三家僭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寶玉大弓之禍後有叔仲圍郈之變聖人若用於時不能一振魯之頹綱豈有區區自畫其功以示後世者愚謂夾谷之禮孔子相其會儀於是齊侯之心為之屈服而歸魯侵地以謝過蓋所謂折衝

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邊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於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於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期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念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子亦非知事勢者附胡傳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

論語卷之八

讀本

於樽俎之間者此則擯相者所能為也若乃正三家之專消陪臣之變以振魯之頹綱則豈擯相者之職乎孔子是時以一命之大夫而為小司寇其位蓋亦卑矣位卑而於職之所不能為者雖聖人其若之何章氏所云亦不達於理矣孔子年譜曰按闕里志書定公五年為中都寧六年遷司寇八年遷司空九年攝朝政誅少正卯皆非也蓋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是孔子之仕魯實桓子為之推轂也方定公五年陽虎專政囚桓子如縛孤豚桓子惴惴焉懼不獲死烏能薦孔子而用之孔子亦烏能遽行其道哉且陽虎以懷寶迷邦

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通考仁山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事子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

論語卷之八

通喜齋

諷孔子而孔子答以將仕則  
虎時孔子固未仕也孔子之  
仕魯其在虎敗出奔之後無  
疑愚故謂闕里志所紀皆非  
也○圖譜謂女樂之受在墮  
邱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  
之前茫無憑據臆竄致  
使先聖事迹顛倒錯亂而不  
可究  
份按仁山一條豈於土地甲  
兵為之用哉於字乃有字之  
說當改正

論語大注

讀本

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  
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  
存疑  
與音預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去聲齊人歸女樂以  
沮在呂反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音煩祭祀俎  
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問  
若魯亦致膳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朱子曰也須去  
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胡氏曰  
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與聞  
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  
其不足與有為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附前編按孔  
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魯之  
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之也定公十年  
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皆不言其  
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  
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

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  
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  
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己  
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  
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  
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  
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亦自不可支  
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為靖亂  
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  
卻齊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強  
邑也當是時公山不狃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  
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為三都至  
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  
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肯墮成  
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  
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  
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  
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

論語大注

七

適喜齋

而齊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閒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閒魯之用孔子。寧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己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為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為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耳。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啗此為鄰國所規也。使桓子而猶惟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有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蠹壞不復可與有為。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攷之孟子與史記。蓋為臠肉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以為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於臠肉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臠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

讀本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為今東昌府濮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平衛。

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而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臠於大夫。則吾猶可止。吁。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臠於大夫。彝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惟孔子於父母之邦。不若是忍。又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已知其必不致臠。且猶冀其能悔。而或致臠也。既而臠果不致。夫使其致。臠猶彝禮也。而不致。是昭然疎却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孔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古史孔子去魯。凡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適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各一。諸侯皆莫能用。卒自衛反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雝。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

適喜齋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在陳凡  
二次一居於魯定公十五年  
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  
申一居於哀公二年戊申三  
年巳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  
並載有歸與之辭蓋三年巳  
酉載者得之時魯召冉求孔  
子以為魯人召求將大用之  
故於求之行而曰歸乎歸乎  
云云蓋興起於魯之召求之  
歸於情事為得也

四書釋地續曰長沮桀溺章  
集註自楚及蔡問津長沮按  
世家文乃自葉及蔡葉雖楚  
邑距蔡密邇故孔子哀公六  
年壬子歲蔡而葉葉而蔡久  
之方至楚國都又曰時楚都  
郢都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  
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今  
襄陽府○份按世家哀公三  
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明年  
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  
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云  
云去葉及蔡問津長沮云云  
孔子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  
孔子蓋自四年至六年蔡而  
葉葉而蔡楚乃聘之而至楚  
國都也  
四書釋地曰昭王將以書社

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  
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  
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  
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朱子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做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挽我而已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  
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扶又如陳據論語則絕糧  
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  
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  
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

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  
蔡及葉失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蓀  
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  
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  
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  
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  
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  
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新安陳氏曰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

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恐無此理按史記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則是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推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乃是爲二千五百家也非如古者以三百步爲里之里也然孔子得之即足以王故于西以爲不可論語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京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苟去却五百二百字其可得通乎

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于社而夫子不利是也饒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附古史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誤視棄孔子如脫敝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返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閒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

言言大全 月言 讀本

家稱孔子自楚及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及魯首尾又計六年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於其國何耶及攷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及衛也攷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及魯則非久於衛也經世書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於丁巳書自衛及魯可以訂孔子世家之謬愚按馬遷史記前後矛盾者甚多孔子世家未可據陳衛世家獨可據耶竊謂孔子於陳蔡既有絕糧之厄是上下之交已隔焉有楚不能用復至陳留四年而後去之理則陳衛世家所紀者誤也且既云孔子自陳至衛明年及魯是在衛亦已越歲非僅過之前編

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魯人不以爲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爲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歎也前編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也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彊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夫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爲之主而陳侯亦有言義之適故爲二國留行然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

論語大全 子兌 十 適喜齋

以是斷其不居衛亦誤也然則孔子之入於衛者何也觀子路衛君待子為政之問而孔子欲先正名則出公雅欲用孔子而孔子亦欲用衛以正其亂從可知已又孟子稱孔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致之春秋史記無所謂孝公者朱子以為疑即出公輒或又以謂公于郢若然則因公養之機以伸其正名之用固孔子之志也如必以為不居亂邦不見惡人則南子亦可見公山佛畔之召亦可往矣陳有吳楚侵伐之亂而居陳蔡有公孫翩弑殺之亂而居蔡矣蓋孔子聖之時無可無不可焉得以常情測之哉○份按金仁山謂孔子凡三至陳始適陳畏於匡反衛再適

陳經桓魋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王欲用之不果三則自葉反陳在陳最久乃自陳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愚謂仁山此條之誤莫如再適陳一節蓋孔子微服過宋適陳在魯定公十五年居陳三歲至哀公二年返衛尋適晉臨河而返復如衛又自衛如陳至哀公四年乃自陳適蔡此五年之中孔子凡兩番至陳金氏并為一節將哀公二年自陳如衛如晉復如衛再至陳諸事一齊抹殺此其失之最甚者也其謂始適陳畏於匡蓋據年表及陳世家皆謂魯定公十四年孔子適陳也按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自魯適衛居十月去衛

言言之一全戶言

必故為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為又反乎衛時子西所沮反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

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

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古史前此三年季康子嗣立而召冉有矣後此五年冉有為魯帥師敗齊師於清今冉有在衛豈自魯來見孔子歟哀公七年子貢在魯為季氏說吳大宰

既而仕衛孔氏以死豈與孔子路與冉有同為季氏家臣

無所考證矣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

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

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雲峰胡氏曰讀此者要看

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及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

讀本

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攷故不書耶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然魯終不

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我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乃敘書傳去禮

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

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

論語大全序兌

逝喜齋

將適陳過匡被圍圍解過蒲月餘及衛是時衛都濮陽為今大名府開州而匡蒲皆在

夫子不應久居其國立論似非無竟然夏洪基氏謂陳蔡上下之交已絕必無復留陳四年之理又引孟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而斷孔子非久於陳而久於衛以此駁仁山說亦其有理愚思朱子既取孔子世家之說而於年表陳衛世家所云皆不之從且從朱子可耳然則孔子生平止二至陳始則在定公十五年哀公二年而去繼即在哀公二年至四年而去也○孔子世家謂孔子居蔡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拜禮陳蔡發兵圍之朱子謂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安敢圍之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金仁山則謂陳蔡從楚耳非為

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山言偃卜商顛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縉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儒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廉潔蘧瑗宰父黑公西箴饒駟赤冉季石處左邱秋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漆雕從燕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箴顏相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愚按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七人以太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九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

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

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通考吳氏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

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

先卒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

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之臣况蔡又兩屬於吳當時諸侯大夫不用孔子又忌他國用之大率如此愚謂陳蔡以兵圍孔子之事不能斷其有無而朱子謂絕糧在去衛如陳之時所據者論語也論語問陳絕糧既合為一章必是一時事朱子之說信為有微愚所疑者孔子既既於陳蔡之間孟子以為無上下之交未子以為君臣皆惡無可與交然則孔子宜去之惟恐不速矣乃自哀公二年至四年皆居於陳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而復及蔡又幾年殊不可解且孔子去衛如陳衛靈不久即卒是年孔子年五十九若陳蔡之厄果在斯時從游者了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方十五歲子游少孔子

四十五歲則方十四歲豈遂能以文學顯名而從師跋涉道路耶○據在陳絕糧古註時吳伐陳陳亂故之食蓋以在陳絕糧為一事陳蔡兵圍為又一事也然古註謂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乃之陳敘得殊舛錯然則古註亦不足信也份按通考仁山金氏一條故不錄不字乃拜字之訛

言言方全片說

讀本

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

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程子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是○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

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朱子曰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為據也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閔損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與

論語大全 子見 通喜齋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

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飭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知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知回不情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朱子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讀書

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耐煩看得之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得如此長遠工夫耶○慶源輔氏曰嗜之而飽餐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雲峰胡氏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略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

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

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問論語如何讀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

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意味深長和靖尹氏曰論語之書迺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

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

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釋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

也○朱子曰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自涵泳久自見得○論語讀著越見意思無窮今○朱子曰論

日讀得些意思明日讀又長得意思○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

長須當仔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已下論解論語

份按不敢偏些小字乃字字之訛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胃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問集註有兩行若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敢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集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註至於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

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讀論語孟子法

此朱子采二程子說

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為別次以伯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

學者當以

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

矣○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

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脉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新安陳氏曰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聲按鄒晉昭曰此字本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脩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今自此以後亦依陸氏例云○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

本正而易為力矣。非謂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

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

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

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為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

陳氏曰：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用處。

新安陳氏曰：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當味五箇所以字。

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

陳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定說，纔先把一說為主於中，便如秤盤先加一星，到了秤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真意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默契。

雲峯胡氏曰：讀聖人之書者，當知聖人所以用心。然非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贊有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意亦類此。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

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遺喜齋

論語大全 讀本

遺喜齋

遺喜齋

遺喜齋

遺喜齋

遺喜齋

遺喜齋

遺喜齋

新安陳氏曰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當以雖孔此法看之視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

孟復扶又反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朱子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孟子初不以爲然看來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

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

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雲峯胡氏曰氣質得於

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

氣質雖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新安陳氏曰學之功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

多也朱子曰論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

是切實○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

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

段爾○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

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或言看

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

妄學者之用功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日

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

一不盡○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

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

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已體察則定

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

說則是口耳之學矣

又曰論孟只剩石證讀著助辭下同便自意足學者須

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朱子曰讀書之法

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

覆玩味久自然貫通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

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

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賢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

不浹音接洽耳朱子曰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

揀擇子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問龜山與

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為要曰須要將一部論語

粗粗細細齊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

貫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

卦便說繫辭某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

本末字字為咀嚼過問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

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

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

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

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論語中

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

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

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

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

份按語類云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去却莫云二字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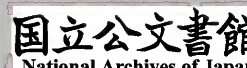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只是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若孟子使用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論語之書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飲涵泳諷味孟子之書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

份按如論語所言下如何刪去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句

一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或云論語不

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推之其他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所謂謂同也○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



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魯齋許氏曰：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為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語孟中反覆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待洛反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采子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

難見。且如老蘇輩只讀二書，便翻譯許多文章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攻得一面破時，這城便是自家底了。如今學者若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慶源輔氏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新安陳氏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也。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采子曰：人

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顏子之賢，而尚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



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已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通考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子語也。

長洲汪份武曹手輯

長洲馮曷孟容

長洲徐葆光亮直全訂

秀水陳鑑其言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朱子曰：此一篇都是先說

一箇根本。○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為多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為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首標之，如首章以時習。

為本。次章以孝弟為為仁之本。三章忠信為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為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

於聖人，亦不過盡為入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通考程氏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德者己所獨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己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入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呂晚村曰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人每以稽古絃誦典籍等了。却此正是朱子所闢為詞章訓詁之學。而揚明反以此誣朱子者也。翼註曰時習者勿忘勿助。工夫人但知忘者非習。而不知助亦非習。助長則生濫習則馴熟。

學之為言效也

通考吳氏程曰為言言詞也謂孔子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正訓也有曰某者某也某猶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為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

古學字即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一字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學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勉齋黃氏曰集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何也曰言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為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讀書窮理要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為是詳復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

份按效先覺所為為字即學字意兼知行說雲峰所云本目的當大全辨顧謂為字當主行說且謂行可以兼知是拾陽明知行合一餘唾謬矣

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隅便以為足則其為疎率也亦甚矣學者觀於此亦足以得養心窮理之要矣曰若是則學之為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於此乃以為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為言其提綱挈領而示人之意深矣雲峰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為或以所為為所行殊不知汝為周南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論語曰為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為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是以為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即是復其初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

份按王文憲云云乃白雲許氏所引非仁山金氏所引也朱子或問中以下則仁山之說大全誤并為一也○仁山以為學屬行非也

份按大學論明明德而以格致誠正為工夫中庸論天命

之性率性之道而以戒懼慎獨為工夫而所以戒懼慎獨者又不外乎智仁勇三達德蓋大學中庸論學之旨如此故程子論顏子所好何學必溯其原於五性而以先明諸心力行求至為說惟其有得於學庸之旨也朱子解學而節為之原本於人性之皆善以窮所以當學之故而拳拳致望於人之明善復初蓋其所謂學者其所包甚廣其為功最切於身心至其他處論學亦必以復性初為綱領則亦猶夫程子之論學也此所謂儒者之學也所謂始乎為士學而至於聖人者也其視論語古註止以誦習經業為學相去萬里而遙矣乃陽明顧指效先覺所為是專求諸

言言大全卷之一

三

讀本

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夫通考仁山金氏曰王文憲以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三句此看集註凡例又曰朱子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合言之覺知也為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事以善及人新民之事附黃氏曰抄陸象山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及其門人楊慈湖又改時習為不習其說不知何如要之學者且當尊信吾聖人之訓○四書通秦漢而後所謂學者記誦詞章而已無有說到性善者惟程夫子作顏子所好何學論必

先從性善上說故朱子從之○輯釋新安陳氏曰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要歸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大學章句序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初釋明明德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註凡四致意焉○蒙引學而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習而悅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習鳥知不愠而為君子則所性全矣各為止至善也習鳥數音朔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朱子曰說文習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時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止不習便要

論語大全

卷之一 學而

四

適喜齋

外只說得學中一事且詆朱子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不能切已自脩而謂集註爲未定之說晚年方悔平日許多錯處未及改正何其誣歟

言言大全卷之一

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所謂已○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爲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厚齋馮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己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習字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也○勿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己是之謂習說

讀本

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

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

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而悅擇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附語錄問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曰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之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四書通聖賢之所以爲聖

命語大全

卷之一 學而

五

適喜齋

份按朱子與南軒論此條謂必曰紬繹義理之端緒而涵泳之似義理之中別有一物為之端緒若繭之有絲既紬釋出來又從而涵泳之語意煩擾非所以示人入德之方則此條固不當採入也又按專以紬繹為學又偏就致知

賢只是學之不已。學不已則熟。熟則其進自不能已。夫子之吾弗能已。顏子之欲罷不能。皆是自不能已。此則學之始也。故集註下一進字。其進自不能已。是學之方長進處。○輯釋白雲許氏曰。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逐一習令明。習令熟。必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註於本文外有其進自不能已句。然亦程子曰。習重。聲習也。○雙峰饒氏只在孔子語意內。重故重險。時復。扶又。思釋。浹洽於中則說也。○朱子曰。謂之習坎。時復。反。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溼。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溼。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思釋。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通考。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復之意。釋抽絲也。思者如之。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雲峰胡氏曰。時復。思釋。則

一邊說此雖本之程子。然程子却又有學者將以行之一條。然則此條之當去更審矣。

份按程子二說前以知言後以行言。朱子謂其偏者獨舉其前說而言耳。

困勉錄曰。朋來不愠。俱有工夫。蓋由首節工夫進而不已。焉學益深。習益熟。則朋來又進而不已。焉學愈深。習愈熟。

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四書通。浹洽於中。則是自得之深。所得在我。則是自守之固。學必如是乃可爾。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勿軒熊氏曰。坐如尸。立如貌。正如齊。註曰。磬耳聽。謂祭祀時。○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始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則不慍不可謂下二節只是效驗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雙峰之說須善會也又曰朋來只依大全蒙引作新民看為是存疑之說不必從

而信從者眾故可樂

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眾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歡欣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說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說之則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矣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眾乎曰樂其信從者眾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特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少可悶今

份按論語或問朋來之樂奈何下有曰以為樂其可以取益以為樂其相與講學則我方資彼以為益彼又安能自遠而來哉以為樂其義理之不一則是未能自信而藉外以為樂也以為樂於才大而友遠以為樂於充實輝光而聞與有以致之則是以此自幸而有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講之為憂則知講學以為樂則又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夫樂與不樂決於吾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判耶然後接惟以程子之言求之云云蓋先將眾說所謂樂細為

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信從者眾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眾則豈不可樂○問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為發舒也○新安陳氏曰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習說則善方成已朋來則善方及人矣附語錄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來又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朱子曰程子非以樂為在外也以為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說是

駁到則程子之說之獨精自然分明大全刪去何也

翼註曰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於心非成德君子而何○困勉錄曰沈無回謂不可謂來者便是知而不來者方是不知大抵學得盡處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語人人亦豈盡解得如孔子在當時三千七十豈不勿來然欲無言則子貢疑之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不怨不尤又何嘗因之生愠按此亦是人不知內事但專說則偏○份按羅近溪謂若說不愠是漠然無所動於中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

患人之不已知求為可知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迫人有不知必反己以為可知而後已於人何敢愠焉困勉錄謂如此說方見學問無歇手處而沈無回則謂近溪說此是道理但不可此處說君子有終身自反之功亦有毅然獨信之處此君子與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愚謂沈說為長

言言大全卷之一

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說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雙峰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名焯字彥明河南人曰學在己

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朱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則樂不已知則不愠樂愠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新安陳氏曰己誠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加損於己○朱子云為學是為己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眾人上而君大夫亦是○附語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

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又曰游氏說宜其令聞廣譽施於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為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奈何却如何見得真不愠來○蒙引蓋自其學習之時便全是為己之心况其習之熟○程子曰雖樂於及說之深而至此又何欣戚之有

人不知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朱子曰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愠○雙峰饒氏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愠○雲峰胡氏曰說是喜意愠是含怒意喜怒哀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愠甚初此條聯樂與不愠言故居尹說之後通考仁山金氏曰有自得之說則有及愚謂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適喜齋



而樂者順而易。去聲。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

者能之。問稍知為己。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

逆而難。朱子曰。人待己平平。亦不覺。但被人

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甘。便是愠。愠不是大故

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愠。便是裏面動了。○人不

見知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

其孰能之。此學之終也。○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

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或

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為不平。况其不知己乎。此不

知。不愠。所以難也。○問不愠之說。孰為得。曰。程子得

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

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覺軒蔡

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

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

愠。以說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朱子非正解

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繼於尹氏。程子之後。○慶

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順曰逆。皆理

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

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

也。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

已焉耳。問集註言君子而復歸於學之正。習之熟。說

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之實

孰能知之哉。○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

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夫敏者躐等而進

怠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或離析以求之。或失其正而

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始之所學。然後

份按說者多謂此章為三平。觀集註德之所以成云云。及語類所謂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之一句。所謂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所謂只要所學在我。故說等語。自應以首節作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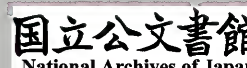
份按勉齋先生集此條乃勉齋語。非蔡氏語也。勉齋固主程子之說。愚謂惟不愠。然後為君子。亦惟君子然後能不愠。兩意兼說。方足也。

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教人處○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為成德之由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通考仁山金氏曰逆而難進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子此條順進而言也○程子

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朱子曰惟樂後方能進步

不樂則何足以為君子○新安陳氏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必由成己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以言成德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為君子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為君子學之能事畢矣朱子云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深有意蓋首篇首章末篇末章皆拳拳以君子望學者宜乎朱子以為深有意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言為學之道學兼知行言首言學欲熟之於己中言學

欲推之於人終言學者畢竟所以為己又曰四書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略取其的然有所指者以為發例此章不知不愠與不器之於天下也病無能疾沒世而民不稱矜而不爭貞而不諒之君子以德言為成德之稱正言之也不重則不威食無求飽博學於文有九思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以德言為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也君子脩己以敬先行其言不憂不懼之君子以德言徹上徹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之也所過者化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廣土眾民君子欲之依乎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君子以德言為聖人之稱也君子篤於親正其衣冠君子有大道之君子以位言凡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故聖賢凡以君子為為人上者之稱必言所以為人上者之道微意可見也侍於君子有三愆之君子兼德位言之也餘不能悉舉者可以類推附語錄問學而首章把作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有朋自遠方來是如何若把始中終三箇字括



份按呂晚村曰其爲人也四字說假如這箇人云爾人字固非仁者人也之人爲字亦非著力字此說得之蒙引謂聖人教人爲學不過教人做人云云是以人字爲仁者人也之人又以爲字作著力字過矣

了時便是了更讀箇甚麼○問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本是無定底字若止云仁則漸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又曰直卿云若如此說一部論語只將求仁二字便了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聲

爲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犯上謂干犯

在上之人朱子曰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凌

裏面事安得爲犯然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鮮少也作亂則爲

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平聲

務專力也慶源輔氏曰專用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

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

也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

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是恭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爲性了

呂晚村曰務本二句雖泛說然正是發明孝弟所以爲仁之理下兩句合到孝弟上然正要結出君子所以必務本之意語勢相爲鉤連混作一意者非打成兩截者亦非又曰或者謂此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次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闕之者又謂首尾孝弟相應無犯亂不仁即是爲仁不得硬分兩項人看二說如何曰前說始於全仁山理亦無誤但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

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  
決不為非下節即根上節推  
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  
指點道理如此如云不要小  
看了孝弟乃是為仁之本質  
字固不相干即務學亦言外  
意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  
至下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  
人說下節講道理自然指若  
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為仁不  
同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  
上說若為仁道理甚大仁民  
愛物參贊化育都在裏非若  
子誰與語此又曰金仁山謂  
前節以實言後節以學言中  
二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  
來只大概論事理如此耳若  
云且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  
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  
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

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  
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  
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  
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  
淺小後節就道理推論到盡  
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  
弟亦說得完全耳又曰上節  
就凡人虛論箇道理如此下  
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於孝  
弟之故未嘗粘煞兩箇人說  
亦未嘗有上為質而下為學  
意  
份按語類愛之理愛自仁出  
也大全於自仁出也上落去  
愛字便不分明  
份按朱子謂心之德而專言  
之則未發為體已發為用以  
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  
體側隱是用所謂各舍體用  
也

論語大注 卷之一

周子說德愛曰仁猶說側隱之心仁之端也  
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了  
仁便是木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  
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  
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  
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  
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  
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  
以及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  
○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  
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  
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  
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  
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  
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  
智而四者無不包也○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  
仁之體於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  
見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於以見愛本於

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  
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集註於孟子首  
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  
為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  
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  
發明而非有二也通考吳氏程曰愛之理是偏言之  
仁不涉義禮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屬各自見之心  
之德是專言之仁包義禮智信皆在其中二句小大  
不同各舍體用蓋心該眾理言雖心體理用然謂體  
全而用偏則不可語錄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  
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  
關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  
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  
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側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  
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其言也切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  
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  
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關說又要人自得

論語大注 卷之一 學而 三 適喜齋

份按蒙引謂行仁與為仁不同存疑謹行是據其施於外者為是營為乃自心經營而施之於外故曰不同愚謂行固是施於外然亦未有不自心經營而出者則行仁與為仁終未嘗不同故集註曰為仁猶曰行仁也。又按蒙引云謂行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故不同此說辨得似屬分明今細玩語類文集或問諸條則或以始初為說或以根本

為說蓋互有之如一坎二坎三坎之喻一池二池三池之喻皆只以始字言之又嘗作圖示人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別又謂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事又謂親親仁民愛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須先從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又謂凡愛處皆屬仁愛之發必先自親親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諸如此說皆據始初立論以發明程子行仁自孝弟始之指也其答張敬夫書謂事親從兄是本愛人利物是本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又語

言言大全卷之一  
界限分明。問如何不道鮮矣。義禮智只道鮮矣。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義也在裏面。知覺謂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如孝弟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愛而言。○蒙引謂行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言君子凡事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也。故不同。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朱子曰務本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附存疑。本即事之根本。切要處。其餘許多節目條理。即是道。亦只是那事也。○淺說。其為人也。孝弟有得於天資者。有得於學力者。君子務本。本字不專指孝弟。故註中用凡事二字。如治國平天下。以齊家為本。齊家以脩身為本。修身又以正心為本。此篇首論為學以時習為本。後章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以五

者為道千乘之本。而五者之中。又以敬為本。皆是餘可類推。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朱子曰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雲峰胡氏曰。上文是泛言為人。此節則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泛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為為仁之本。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為之本。○附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有子之意。程子之說。正謂事親從兄。愛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道生也。○語錄或說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為仁之本。論本字。此便只是大學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也是仁民愛物都從

論語卷之一 學而 三 適喜齋

類中有云人若不孝弟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有云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有云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此而後見所以為至德要道或問中有云人能孝弟則愛之理常存不息而為仁之本於是乎在已上諸說却似得根字意竊謂由前之說所云一坎二坎三坎一池二池三池者皆以仁為水之源夫水固由一坎而後至於二坎三坎由一池而後至於二池三池然一坎一池是只以始字為說而與根字意都無發明似不如根餘枝葉之喻與所謂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所謂若道理中

間隔斷便生不去所謂至德要道四端皆本此後見諸說較得自根生出之意也又細檢語類有云此便是大學本亂未有未治之意理一分殊雖貴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不得有云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文集中有一條謂孝弟是推行仁道之本仁不專主孝弟一事但推行之本自此始爾凡此三說蓋舉本根與始初二義鎔成一說其言乃為周密而無滲漏矣又按林放問禮之本章所謂本者亦指禮之初而言朱子云初問只有餘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然出來此亦是以根

言言大全卷之一  
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人之所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於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或問人能事親而孝從兄而弟則此乎在也事親而不知所謂孝從兄而不知所謂弟則是吾之心頑然不仁而應乎事者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痺頑矣纂疏蔡氏曰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譬如杏仁杏仁中其生理凡其根幹枝葉白華而實無非生理之貫通此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也然生理貫通又必自根幹而枝葉其發動萌芽必有其初以至於華而實焉此謂為仁以孝弟為本也蒙引能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少好犯上不

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雙峰饒氏曰孝反是小小不順底事作弟順德也犯上亂是大不順底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新安陳氏曰以上解此章正意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朱子曰仁不可言至仁是義理不是地位地位可言至或人之問仁是仁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陽去方行謂到信州程子說是仁在孝弟之中只一箇物事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適喜齋

本意融會。在始初中立論也。蓋本之義。固有二。一則以根本言。一則以始初言也。言根本。則不可不言始初。如仁為孝弟之本。乃是性為情之本。體為用之本。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其於性字體字上。全用不著始字意也。言始初。則須兼言根本。如孝弟為行仁之始。乃專就其情與用處言之。蓋孝弟是情與用之始。則又終之所從出而為終之本也。然則以性與情體與用對說。當專用根本一說。若獨舉情與用。則當以始初而兼根本立說。此章孝弟為仁民愛物之本。既指情與用言。故朱子用程子始字之說。而又以根字足之。蒙引以始字不可訓本字。恐亦未甚確也。

續困勉錄曰。大全辨詆程子云。父子本是天性。孝弟原非外鑠。性中曷嘗有孝弟一句。推其說。與告子外義同病。按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安得言同。

份按此段。只是言性為情之本。體為用之本也。○非是仁之本也。仁字上有行字。

份按文集此條。乃答呂子約書也。其原文云。論性則以仁為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云。蓋以論義理。論為仁工夫。分別。

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程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為本。猶忠恕之為道也。朱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為仁以孝弟為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

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檟棘。非有彼而無此也。○問孝弟是為仁之本。義禮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孝弟固本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在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為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是一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為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切緊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

仁為孝弟之本與孝弟為行仁之本今刪去論義理以上三句則語意不明白矣  
份按語類彙提之重上有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句大至以下文亦有此句恐其犯復故刪去然讀去却似上下界限未能分明○為仁以孝弟為本曰云云曰上字有這箇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這箇仁字是指本體發動言之否  
大全移此數語在別條中而此處却刪去謬甚蓋為仁以孝弟為本句不屬上文而屬下文刪去下數語如何可住  
份按朱子以粟喻仁指其未發者言也以苗喻孝弟指其已發者言也以根喻親親指其已發之始言也以幹與枝

葉喻仁民愛物指其已發之終言也

份按胡氏謂有子就枝葉發端說便全失本字意遠不如朱子粟苗根幹枝葉之喻矣

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問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為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緒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

讀本

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問既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為仁之本仁為孝弟之本同乎否乎慶源輔氏曰本之為根則同而其所以為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為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根以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為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為孝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或問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晦翁謂鮮是少若說鮮矣則未以為絕無孝弟之人猶有犯上之意邪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麤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麤惡大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新安陳氏曰言仁為論語一書之大綱領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為一編名曰洙

論語

卷之一 學而

三

適喜齋



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云通考仁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為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為仁為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為仁是行仁之義而倒看性情體用故圈外收程子辨論說過詳有子言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於此○朱氏公遷曰仁以德行言自推行仁道而言則孝弟皆是愛親故為為仁之本自良心之發見而言則仁主乎愛義主乎敬故為仁義之實况有子止言仁仁足以兼乎義也吾友汪國用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即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耳附黃氏日抄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切於孝弟矣此章象山斥其為支離固不可知程子言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易嘗有孝弟來其

說性尤精而性中曷嘗有孝弟之語後覺乍見亦或以為疑蓋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之外也晦菴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此語為婉而切似當收置集註使學者知孝即仁之事而仁即性之有可也因嘗思理一而已聖賢發明則愈久愈備大舜時止說克諧以孝未曾說仁湯時方說仁乃與寬對說孔子說仁又多與智對說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而理益大備程子謂曷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爾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言之仁也

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

份按語類安得謂之仁下有  
云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  
心在一句得此一證意更醒  
豁

份按程子所謂知巧令之非  
仁則知仁與勉齋所謂反而  
求之東陽所謂就此句翻轉  
看皆讀書之妙訣也

也。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為  
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為己為人  
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  
以悅人則不可。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  
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巧言令色求  
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為  
不仁也。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  
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  
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間正  
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  
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  
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  
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計以為直色厲  
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  
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問：脩省言辭  
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  
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  
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脅肩諂笑。以

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

仁則知仁矣。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朱

者也。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許之  
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聖門之學  
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  
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引二  
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急而識  
其所以當務與其所可戒也。○勉齋黃氏曰：苟知心  
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  
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雲峰胡氏曰：上章好犯上  
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東陽許氏曰  
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  
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為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  
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為仁。然此只就  
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  
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

論語卷之十一 學而 適喜齋

言言大全卷之一  
讀本  
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本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語錄：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  
可通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通考：朱子曰：登反。○仁山金氏曰：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軻車軻也。若曾子而

陳伯玉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工夫。○徐自溟曰：三不字，三乎字，有歉心有疑心有懼心。○困勉錄曰：信字之義甚廣，言行相顧是信，心口相符是信，內外如一，是信，始終如是。

一是信，總是循物無違，總是以實。又曰：看來程朱論信字，不止是踐言。大學註曰：循物無違，論語註曰：以實。若違理而不以實，雖踐言亦不得為信。且信又似不止屬言。凡行事以實皆是。若弟子章謹信相對，則信乃專屬言也。大全不重章廣平游氏一段可見。又正顏色斯近信矣。亦然。

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吳氏程曰：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字子輿，蓋取參乘之義。立則參，前音所金反。往往音雖二而義則一。○朱子曰：三省，謂卽宮省之省，從少從目，蓋宮庭之門，規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所耿反。借作省察之省。悉井反。又云：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三已無音，三省三嗅與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註於省嗅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新安陳伯子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采之。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為切。○朱子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適喜齋

續困勉錄曰愚向將三省威  
重章及大學信字不就語言  
講然按讀書記朱子曰發已  
白盡謂凡出於己者必白竭  
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  
意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  
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

大則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  
而無所違耳姑記於此○份  
按真西山解信字有專就言  
語講者有兼言行講者其實  
此章須兼言行講愚故去彼  
存此○伊川謂見於事為信  
朱子深主是說謂信則說得  
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夫曰  
見於事上都要如此則不  
止於言矣然語類又謂信主  
言言當就事上說為是  
份按語類此條尚有云曾子  
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  
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  
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若心力  
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得  
此數語意更明白蓋人身大  
倫更有大且重於此三事者  
然在曾子正如已熟底書獨  
此三者尚如未熟底書故尤

未有於己為忠見於物為信○問曾子忠信却於外  
而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  
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  
義外便錯了○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  
忠發出外者皆以實是信○附語錄發已自盡為忠循  
物無違謂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已循物無違譬如香  
爐只喚做香爐卓只喚做卓便者實不背了若以香  
爐為卓卓為香爐便是背了他便是不著實○循物  
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曰小此之謂循物無違大  
曰小○小曰大此之謂違於物又曰循物無違為信循  
此事物不違其實○信即忠之見於事者忠則專就  
發已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自中  
心而發出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發於  
己者既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一事而有兩端之義也  
○伊川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  
見於事之謂信○問或說信而不說忠如何曰便兼  
表裏而言問或說忠而不說信如何曰信非忠不能  
忠則必信矣○劉才之輯真西山四書集編忠是盡

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  
為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有影也心無不盡  
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蒙引此信字不但  
謂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  
而不曰言之有實也蓋弟子章以信對謹故有言行  
之分賢賢易色章子夏則分明謂言而有信安得據  
子夏之言而律  
曾子之言乎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

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  
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曰自為

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省乎朱子曰曾子  
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  
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  
語錄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  
處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  
○存疑傳習不可專主知須兼行說時復思釋習也  
重復踐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朱子曰曾子三省看  
亦習也

用心去記耳

份按朱子論三省謂是徹頭徹尾說得最為周密此條偶就晚年言耳不得執此說而遽以三省偏屬之晚年也

言言大全卷之一

三

讀本

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慊於心則加勉集註二句之所本蓋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豈日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家引最要看三箇乎字其自治誠切如此可有自猜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

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

之本也

朱子曰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

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為人謀時須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

忠○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他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為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子細致誤他事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似為己為盡心○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不敬不言而信處○勉齋黃氏曰為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附語錄人之本心固

命吾人

卷之一 學而

三

適喜齋

不是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是重。往往是有這軀殼。便是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須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存疑除己。心思智慮。所不能到。斯己矣。若是心思智慮。所能到。都必罄盡。與他謀畫。罔有一毫遺漏。如此方。○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朱子曰。是守那約言。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所守者。約爾。○遠而愈失其真。新安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方。其流為莊周之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

份按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卒時止年二十有九。則其聞一貫時。謂之早年亦可。但前此隨事精察。力行自應。日以忠信傳習。自省謂之晚年。則不可也。

彌盡反。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廣平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問曾子三省之事。何故只就接物上做工夫。南軒張氏曰。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多。在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為己篤實工夫。不能如此。○雲峰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為一唯在三省後。非矣。○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兩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人泛應曲當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

份按慈溪此條雖似不滿於集註之取謝氏之說然意在闡陸學以尊朱子其解人心惟危章謂心不待傳而深識學者喜言心學之謬與此條用意略同乃朱子之功臣也故錄之

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即有如時雨化之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淳然奮發而收成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此正是隨察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悟一貫為早年事加三省為晚年事乎通考莆田王元善曰詳集註則三者蓋曾子平日誠切工夫初非有早晚之可言也附黃氏日抄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次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竊意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身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皆外人之學非孔子之

說統曰敬是一點兢業之心信是一點真確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費之心愛人是一點惻怛之心時使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困勉錄曰心即在政上見不是空空箇心說叢曰不曰敬而曰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也若一本之敬則脩己以敬竟廢其猶病諸安得復有別項翼註曰信兼政與令言份按包氏謂百里出千乘馬氏謂三百六十里出千乘梁惠王首章註似主包氏說有拙論詳言之

真遂於論語之外自稱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使晦菴集註於今日謝氏之說不知亦收載否二說雖集註所並收然不可不考其異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並去聲

道治也

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之心言也曷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之為治之事也夫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

車千乘者也

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百家出車

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通考吳氏程曰千乘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自古

讀本

軍無實稱故雖魯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致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概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為少包氏以八十家賦一乘其賦為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為田之數如馬氏謂方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之身親切曰主一無適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

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勉齋先生文集學而疏義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用程子語也程子曰主一無適之謂一敬齋箴所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正釋主一無適之義也然師說又有以敬字惟畏近之何也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故畏字於敬之義為最近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心有所畏之時自無雜念閒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蓋相表裏也

**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問敬事而表裏也○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胡氏**時謂農隙**乞逆之時曰發於已敬則施於民者信矣

適喜齋



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慶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閒是也○前四章是為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蒙引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其為主一而無適也○使民以時之時不用農功之時也不違農時之時方用農功之時也○隙字與畢字不同畢字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閒隙而已○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便是使民皆隨時之隙也朱子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

時皆有農隙而杜氏註左傳所謂各隨時事之隙者有足證矣○愛人之人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凡人皆當愛使民以時○程子曰此言至又專指民字言可見其有異義

淺新安陳氏曰謂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

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新安陳氏曰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

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程門高弟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

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象傳文蓋侈用則傷財傷財

呂晚村曰楊氏論所存未及為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為此五者兼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近來反以此為正意滿紙心字糾纏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仇洽柱曰楊註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為政陳氏釋之云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目究竟敬信節愛與時使已有事實在矣安可謂考存而未及發觀體而未詳用須知禮樂刑政人主不可一日無而立本之

心自貫通於其中○份按此章未嘗言及禮樂刑政一切為政條目故說者謂指為政者之心然心即在政上見不是空空一箇心而已朱子所以有此亦是政事之說也蓋二說固相成也而非相悖也

言言大全卷之一

讀本

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新安陳氏曰力本謂農事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新安陳氏曰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目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為政之條目也楊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附正蒙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語錄問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如敬事而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胡氏曰胡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朱子曰敬事而信是

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愚謂五者反復字孔子脩己以敬是最緊要處問反復相因朱子作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潛室陳氏曰晦菴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如人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必欲所行孚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然不傷財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

論語大全卷之一學而

適喜齋

是如此而後能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如此。如自下而說作上來。則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以敬去做事。便不敢苟簡。胡亂去做。須要十分好方止。既得好。便不至於苟簡變更。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為權勢所移。或為利害所動。前日出一令。既如此。今日又變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有妨於敬。所以著別下工夫於信去補這敬。然只知信。或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移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奢侈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用。要如此。廣用。則是所令又反其所好。却有害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方得。然只憑底節用。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齋則凡民有饑荒。不能去發倉振廩。恤貧濟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嗇了。不捐財以為之。是知節用而不知所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既愛人。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閒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所謂力

讀本

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上如此。通考仁山金氏曰。五者反復相因。此補胡氏之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語錄這五句。自是五句事。只當逐句看。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著兩句來包說。蒙引味朱子在此五者句。見得反覆相因之說是餘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顧之

謂通考朱氏公遷曰信以學言此與有諸己之謂信相對但此以用功言信之見於言者以實之謂也彼以成功言信之存於汎廣也衆謂衆人問汎愛衆朱中者無自欺之謂也

份按語類三省章云信是言行相顧之謂此章並無謹信是言行相顧語此乃輯釋誤載而大全從之也

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親近也仁謂仁者朱子曰汎占便宜之類皆是也

親仁又流於兼愛矣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餘力

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朱子曰只是行此數事外

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程子曰為弟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

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去聲己

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

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未有餘力

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

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

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朱

曰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其事此言雖近真

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

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

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

不可先學文耳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

切為緩哉曰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

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南軒張氏

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已切要之務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

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

份按朱子謂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弟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眾親仁亦何用。與南軒此條相發明。

份按雲峰謂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為先。似與太節相背。不若倪氏說為妥。語類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

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眾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觀此可正雲峰所謂力行以學文為先之謬。

呂晚村曰。若說成子靜六經為註脚。伯安格致為義外害。道不淺。須將子夏立說。苦心補完。語病結出。註中生質。務學意方佳。又曰。雖曰必謂言

言言才全

之事。然成而極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本。推而達之也。雙峰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為致知。與力行為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脩。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也。雲峰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為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人弟。為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為先。故為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學文為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于以四教章之意。在其

讀本

中。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言小子之學。此章知行兼備而行。為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小子之學。先乎事。此其次第。所以有不同也。附語錄問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如禮樂須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可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蒙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不止。是此等文行。亦不止。是此等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論語七卷一學而

適喜齋

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閒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必學之說。遂謂即此是學。而凡為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質之美。二句為支綴。則于夏幾不免為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踐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邊。二章互觀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此章。補生質之美。篤學之至。正見幹旋妙義。份按註中苟非

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似是謂天下本有此兩種人。或天然能之。或學而能之。非專主資質言也。檢語類中有一條云。先生曰。畢竟是會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細。玩此條語意。乃是以質學二種兼說。以申明本註之指。而朱子固深許之也。然則子夏所云。雖不無語病。而實未必專以質言。晚村之辨。似為有見。然沿襲已久。即謂子夏專主未學。亦非無稽之臆說也。續困勉錄曰。摘訓云。雖曰未學。乃真實說他未學。非假設之辭。曰字輕看。吾字正與盡倫之人相對說。學只是許其即此是學。言盡倫如此。便是不學之學。註用雖或以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

下色之心。好善有誠也。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

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

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為長。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

身也。朱子曰。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附語錄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

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

已。雙峰胡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為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

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可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新安

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故子夏言

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

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朱子曰。人固有資

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南軒張

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游氏曰。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弟。三代

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

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

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

之本。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吳氏名

老建。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

為四字解則作假設之辭而  
以吾字與或人對說矣。呂晚  
村云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  
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然  
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  
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  
至正深嘉其學耳。按晚村之  
說與摘訓不同。晚村是也。又  
曰子夏子游文學之士也而  
一則取敦倫之士一則取行  
不由徑之士。聖門所謂文學  
可知矣。

呂晚村曰通篇重學字陳定  
宇說也。然此是文章線索耳。  
道理所重却在忠信。作者以  
為提出忠信則陵暴布位且  
忠信字文法串插不得。游院  
判謂學之道以忠信為主。故  
重學字正為重忠信也。份  
按世人俗解每以固學作主。  
朱子謂四者皆脩身之要。就

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

無弊也。朱子曰子夏此言被他說殺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未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胡氏曰以未學為生質之美者人固有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

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附語錄問賢。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畢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南軒論語解。子貢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學也。蓋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其中忠信又最重則此章自當重主忠信句若謂下三節皆固學工夫而反以固學為去失朱子之旨矣且首節意本重在重字上如以固學作去并非首節經文之旨也游氏謂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云雖以學字貫下却未嘗并及固字蓋學之所以固由於威重至下三者即曰是皆為學之道然要不得謂為固學工夫也新安陳氏說則以主忠信聯貫上下仍以學字作主其意謂為學能以忠信為主則必誠於威重而學益固非置却學由威重而固本義說謂下三者交盡然後能固學也甚矣俗解之誤也淺說謂四者當各自說不必牽合今玩程子君子自

脩之道當如是句則淺說所云良是然朱子已以忠信作主則申說亦不妨也

言言之一

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勉齋先生文集重齋記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莊言詞之重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心之輕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存疑威重是為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如下箇種子友勝己如培養速改過如芟艾○淺說學則不固學字兼知行所謂大學之道也學則不固蓋以見輕之害事而不可不厚重也意在重字上不在學字上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必

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朱子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論語七章之一學而

適喜齋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

復扶又有物乎問伊川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

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

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西山

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

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

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

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

也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之也人不誠

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即

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

損問必擇勝己者為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為不如己

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己者為友不如己者又來

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纔不如己

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己者與

勝己者處也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己者豈

能有益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己

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己

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者則

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附語錄前輩說這

一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

差了其實本不相悖存疑主忠信是誠實去為學

有得者有學之之淺而略有  
所得者皆可謂之學者彼其  
人以不重不威之故故其於  
所未知未能者固難於牢固  
即其於所已知已能者亦且  
至適忘必如此說方完備也

份按困勉錄謂同學兼己得  
未得為是夫既兼己得為言  
則蒙引所謂首節以質言者  
未確矣蓋君子二字只作學  
者淺看有尚未為學而全未

過則勿憚改

論語

端喜齋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聲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廣平游氏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勝計哉。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雲峰胡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論語集編惠案成湯之聖，猶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而不肯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為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

新安陳氏曰：提首句君子字總

說全章四節

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

慶源輔氏曰：威由重生先

言威便文耳

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

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

未必樂

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龜山楊氏曰：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勸而善也。過也，聞善則不足以成德矣。○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慶源輔氏曰：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倘或畏難而苟安

份按蒙引謂民德歸厚亦是  
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困勉  
錄則謂厚字寬說不必指喪  
祭愚謂兼此二說方備

則過益以大志益以懔不惟勝己之友將舍我而去  
而忠信之德亦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  
之自始學至於成德唯改過為最急○新安陳氏曰  
君子之為學當以重厚為質尤當以忠信為主而輔  
之以勝己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  
信為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  
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  
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  
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忽也  
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  
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

厚也

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  
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  
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  
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  
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  
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  
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  
其所為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  
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  
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己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為  
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己德厚而民德亦化之  
而厚矣○蘇說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  
俗薄矣○雲峰胡氏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  
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  
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  
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  
不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情哉○東陽許氏曰  
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

論語卷之十一 學而 過喜齋

份按大全辨謂恭敬生於思慕未有思慕衰而恭敬之心勝者備思慕情疎而貌為越承特文焉耳非恭敬也此說亦駁得是

論語大全卷之一

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辭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附存疑慎終是指親父母追遠不止親父母凡遠祖皆是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岡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

子或曰亢子貢弟子通考吳氏程曰亢兩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

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却無故兩其說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西山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

慤暴也厚去聲良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不刻薄也良下同直也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

無險諛子諒慈良也附語錄問良是恁地簡易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人言善人○問良何以

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曉崎為良善無險阻密蔽又曰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詐恭莊敬

也西山真氏曰莊主容敬主儉朱子曰儉非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而裁制讓謙遜也西山

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真氏曰讓謙遜也真氏

論語大全

卷之一

學而

遜喜齋

份按語類云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曰直之道無奸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也又云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又謂韓詩外傳改樂記子諒二字為慈良即分明又謂樂記言易直下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今輯釋改本全非本來面目夫朱子解易字既云樂易坦易又云平易和易蓋坦易平易是一意樂易和易是一

意下止存平易坦易而刪去  
樂易和易何也

呂晚村曰看註中即此而觀  
其德盛禮恭云六則所謂過

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  
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

份按仁山金氏謂集註曰盛  
德曰過化存神補其內可也  
謂子貢只就接人者言而欠  
內一層非也夫德容之接人  
雖在乎外而未有不本於內  
者不然其與色莊何異可見  
子貢言德容便含盛德在內

論語卷之十一

曰謙謂不矜己之善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

者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

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

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

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其諸語辭也人他

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

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

朱子曰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禽之言借其求

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

舜之道要湯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

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

心而勉學也新安陳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心所存主處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出易

繫辭不願乎其外出中庸○朱子曰此五者皆謹厚

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看此

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

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

不求底道理方好通考新安吳氏程曰過謂身所經

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所

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德

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道喜齋

故集註之補其內乃所以發  
明子貢之意而非子貢之果  
欠內一層而必俟朱子斡旋  
也即如子溫而厲一節亦是  
言聖人之德容如此而集註  
從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說來亦可云記者欠內一層  
而賴集註之補之乎

份按子貢於夫子德容止得  
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  
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尚有未  
備故朱子若論全體須如子

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大  
全辨謂即此五者便見全體  
非是○語類云此子貢舉夫  
子可親之一節溫之一事耳  
今刪去溫之一事四字又改  
可親為可觀非是夫可觀二  
字豈所以言大聖人乎

論語

卷之一

三

讀本

見了禽所造者淺不願乎外却是關求字得字意言  
之凡圈內本註皆是依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  
讀者須子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不要作刺字  
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附蒙引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  
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况於求乎故置與不  
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求之求○謝  
也或者便以為只是與恐亦未得子貢之意

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  
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  
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  
而况於親炙之者乎朱子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觀之  
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  
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言厲

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  
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姑以  
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異時緩來動和等語  
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按饒氏謂此即聖  
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  
謝說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  
謝不當下亦字以謝氏為微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  
以盡中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  
不辨也通考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  
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附纂疏輔氏曰  
有是德然後有是威儀內外之符也故學張敬夫名  
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己之德號南軒  
廣漢人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  
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  
好去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慶

論語

卷之一

三

讀本

源慶

輔氏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

之志者行之未形者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如字雖善亦不得為孝矣慶源輔氏

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

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

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

改而可以未改者耳雲峰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

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

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其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云

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非無

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

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遠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

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

份按前幅中父在時子非無  
行四句乃此條結語所以申  
明父在子不得有為而志則  
可知父沒乃得有為之意不  
知何故割裂作兩處

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未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若父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父在而不改。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問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

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閒。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從己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為於是。可以行己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己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己之志。則不孝亦大。夫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閒。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况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閒。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耳。曰此說得之。或問孟莊子之秀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秀。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



用之臣皆足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南軒  
 張氏曰若悖理亂常之事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  
 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  
 理亂常之事也○西山真氏曰為人子者當隨所遇  
 而裁之自人君而言則武繼文志則終身無改宣承  
 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  
 又不加厲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東陽許氏曰此  
 慕之誠姑泯改為之迹不亦善乎○東陽許氏曰此  
 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  
 是觀行中之一節而朱子文集答呂子約書求論謂  
 罔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某舊  
 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  
 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為代人  
 居官猶有能如此者况於所天乎因此問於李先  
 生却多聖人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所  
 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  
 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  
 何不必如此問互也○論語集編案書蔡仲之命爾

份按總註以嚴而泰和而節  
 為禮之全體苟倚於一偏則

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父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  
 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  
 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後世  
 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  
 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又  
 穀梁傳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故魏顆從治命  
 君子是之魯隱與桓春秋弗取是亦不可不知也○  
 存疑此章愚意只是說為人子者朱子小註謂上二  
 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蒙引謂  
 上二句是看其人之善否下一句則專就子道上看  
 恐皆未是夫觀人自有許多術如何就人父之存沒  
 上看朱子又言父在觀其志此二句已自有處變意  
 思必有為而言新安陳氏謂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  
 不同者言之據此是不主觀人之說矣朱子此段小  
 註說最周盡當玩前說乃未定之見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是

適喜齋

均不可行。本是開說平說。乃翼註謂此章為當時以拘病禮而徒知和者。發下節是發論主意。若曰禮原非拘而以和為貴。但徒和則不可行耳。若反以上節為恐人之過嚴。而示之以和。曾不思晚近世不患其拘。唯患其縱也。說統謂有子為人樂放縱而廢禮。故為是探本之論。以矯之言。禮何嘗不貴和。即今日有所不行。誰說是和之弊。但一於和而不知節。亦便不可行耳。上下只一意。非為禮過嚴而欲其和太勝。而又欲其節也。提是辯和以維禮。非兩救。語呂晚村謂異端看得嚴。蕭然艱苦。道是聖人將節外加道理。柴柵縲紲人。於是悟得真性不無物。禮豈為我設。正

知和而和之源流。有子見於此。故即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其言中早有次節。而有首節也。三說與德註異。然朱子常謂嚴而不和者。常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似亦有側重知和而和一邊意。故三說頗為有理。從之似無礙也。呂晚村曰。有子講道理。喜就下一概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補出禮之體說。深有意。在惟其體本自然。故其用從容不迫。和原在禮內。若止向用處尋和。便是禮外添了一蓋。翼註曰。和字不是相親相愛。只是從容不迫之意。從容不迫。亦只是心安二字盡之。又曰。為貴不是須要。和的意思。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朱子曰。節者等級。則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文者不直截而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冲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胡氏曰。天理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故先儀而後則。通考。吳氏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經禮。下言曲禮。節文謂品節文章。附。勉齋先生

文集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胡氏曰。以其本於性分而言。則曰天理之節文。以其見於日用而言。則曰人事之儀則。節即則。文即儀。隨所寓而互言之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因禮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必從容不迫。為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斯字指禮之和而言。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朱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見若父自然用嚴敬。此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纔出勉強。便不是和。○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敬而和。著意做不得。纔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適喜齊

論語卷之十一 學而

星

適喜齊

若有意要知和是知和禮中之和行禮者不自知其和但論禮者則以是為貴耳又曰先王之道道即禮也以其有可通行而名之曰道正應由字

份按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三句本是此條結語此條先從直卿將禮與和看成一物說起別得嚴中自有和意極其醜駭何故刪去

翼注曰禮之用不可作人之

用禮說蓋禮之施用與人之用禮固無兩意但口氣有順逆若作人之用禮以和為貴便是有意於和了

翼註曰不行非人不行和也力和行不去也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達之萬世而無弊也即末句不可行意份按說統謂亦字不對拘迫難行者看若曰和本可行唯其離禮以為和亦不可行也細玩有所不行亦不可行語氣此說似為得之今固當從其說然總註謂倚於一偏均不可行抑似說一於嚴者固不可

論語大全

卷之一

三

讀本

理之自然處則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然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和以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可分作兩截看○但外面物事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禮而安泰者也○寬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禮之用固貴於和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附語錄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家引禮之用禮之行處也

非人之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分辨○存疑禮之用猶云德之流行道之行耳要知禮之用亦只是人之用夫禮但不可謂人之用禮耳○本文只曰禮之用朱子則發出體字要之體與用原無二項即禮之尊卑上下截然不易是體而人之行禮尊卑上下截然不易便是用也○知和之和與上和字同而和之和與上和字不同○小大由之指天下後世說不可指先王說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下扶又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

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

之本然矣新安陳氏曰節即天所以流蕩忘返而亦

不可行也朱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論語大全

卷之一

三

讀本

適喜齋

行一於和者亦不可行也

論語卷之九

讀本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木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章末子曰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便是禮樂之正○和固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不樂中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又曰如人入神廟自然敬肅不是強為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

迫便是自恣又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纔立心要從容不迫○聖人只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然有箇樽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今人行事莫是用先王禮之體而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是○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又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和是碎底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

論語卷之九

學而

禮

適喜齋

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足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如是發而皆中節之和纔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氣氤磅礴氣象凡恰好處皆是和○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為之皆合於理而自和矣○西山真氏曰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雙峯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范氏曰范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程門高弟

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朱子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

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和有樂底意思○黃氏曰鈔本章不過禮以和為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以和而和屬之樂禮樂雖相關但恐於本文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有添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新安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和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程范借樂字以形容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雲峰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冲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

張雨若曰天下只有道理始  
終顛撲不破故不必計較後  
求但執一無弊之道便是善  
始善終朱子曰交際之初合  
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王遵  
岩曰此須是平時講究這箇  
道理始得顧湛菴曰即其約

信合義時即知其言必可踐  
即其致恭合禮時即是無恥  
辱即其所因可親時即得可  
宗之人不必作日後看○李  
毅侯曰此就人情相與易於  
失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  
及一時傾蓋不憤皆自負慊  
慨只在情貌上周旋者一時  
非不可喜却至後來不勝自  
失之悔故君子審焉○翼註  
曰因猶依也如樂正子從子  
敖之齊便是暫時依他宗猶  
主也在野則有道德之宗如  
七十子之宗孔子在朝則有  
事功之宗如十亂之宗周公  
如此解因字宗字方精不可  
但解為暫交久交可親之人  
非以情言以道言也道德足  
重雖可憚亦可親也○梁無  
知曰凡可親之人定是朴厚

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  
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  
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  
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  
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通考東  
陽許氏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  
防弊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說起此章全體范氏因  
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朱  
子又進一步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語錄有  
禮而不一則尚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  
都忘了就這兩  
說又自有輕重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

勉齋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  
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昶曰曲禮  
云約信曰誓約信二字本此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

禮節文也胡氏曰信為約信恭為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雲峰胡氏曰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  
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  
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  
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

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朱子曰此言謹始之意始初與人約便須思量

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義輕諾之他日言不  
可復便害信也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  
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  
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  
鵬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是言  
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  
信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吳 適喜齋

老實無一段巧言令色動人  
故因之時最易失之○困勉  
錄曰大全親又較厚之說不  
必拘  
翼註曰近禮者固無不及亦  
無太過重無太過一邊為當  
時足恭者戒

份按語類此條云上面恭近  
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  
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  
是久而無弊之効但當初合  
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今  
却於上一截添合下便思慮  
到底則與結句犯複矣四書  
通添了前一句而刪去結句  
雖不及原文之妥然尚無犯  
複之病今本乃係輯釋改壞

義是不先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朱子曰  
度之故。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恭只是  
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  
也。我却是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  
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辱  
者在我矣。○近猶合也。古人下字寬。亦大綱說雖未  
盡合禮義。亦已近禮義了。○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  
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過也。與下  
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  
大夫之恭。是過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  
取辱矣。○雙峰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  
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故直以所依者不失  
合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朱子曰。因之為  
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  
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讐。由是也。依  
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  
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

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因如因徐  
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  
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說上三句。而慮其所終。說下三句。不然則  
**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問恐  
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  
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言  
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  
底。下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無弊之効。  
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  
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一般。  
○雲峰胡氏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  
謹之於始。○東陽許氏曰。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  
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  
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理。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

大全不用語類原文而從輯  
釋改壞之本何也

困飽錄曰李求一謂只緣有  
這箇無求的心方能去破慎  
就正其實無求安飽正是吾  
儕大學力處所謂打破嗜慾  
關頭若根源處不潔淨雖竭  
力用功只是皮膚上綽過按  
此與自不暇及之說雖稍似  
異然其實可相發明○份按  
朱子謂若只求安飽而不  
謹言敏行有甚意思又謂食  
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  
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  
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  
說道要在此地者緊都不濟  
事然則李說所謂打破嗜慾  
關頭吾儕大學力處乃朱子

所謂都不濟事無甚意思者  
也故此說止可備一話頭耳  
其實當以集註不暇及之說  
為主也

言語大全卷之一

上兩節言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  
明理者能之。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存疑。恥由  
內生。齊  
自外至。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敏於事者勉其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朱子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

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

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  
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

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

處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雖然就正有道亦徒然

非也。不暇及。無許多工夫。雖然就正有道亦徒然。此

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求安飽而不謹言

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

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凡言道者

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雲

峰胡氏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道字  
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  
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由路。然人所由  
者。謂之非路。不可不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  
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  
道喜齋

命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

篤志。力行。敏事。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

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

之好學可乎。朱子曰：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

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合於

義。今但知有己而已，使人皆如此，潔身自為，則天下

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

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

溥，遍而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施有

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與仁民同，是待

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

道也。○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

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

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

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

以為好也。○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

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實。必取正有道，然

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

通考：宋氏公遷曰：學以行言，亦專以行言而知在其

中。前章言進德之事，此章言篤志力行之事，是皆主

於行而言。但至知力行皆為學，而學問思辨亦為事

者亦廣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慶源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

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為矜肆，故有悖而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

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知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味悟到時樂與好禮，非住處磋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



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

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

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

善樂亦音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漢董仲舒策孔子云天地之性人為

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知仁義

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

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

體胖者指其樂之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

○新安陳氏曰忘其貧不自知其富則超乎貧富之外矣

○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

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烏得心既樂循理烏得子貢貨殖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坂與

音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坂與

時轉貨注云買賤賣貴以殖其貨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

許其所已能新安陳氏曰可也是許其已能自守而無諂無驕而勉其所未

至也新安陳氏曰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禮○龜山楊氏曰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溢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

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朱子曰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上立

得定是入門便差了○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

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

份按可也未若朱子有二說一謂有人合下能樂與好禮



不是從無諂驕做成乃是就  
兩人說一謂今人未能無諂  
驕如何能樂與好禮則是就  
一人說竊玩總註非切則磋  
無所施非琢則磨無所措二  
句當以後說為長

論語大全卷之一

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  
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  
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  
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又曰今人未  
能無諂無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  
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  
而好禮地位○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  
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  
集註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當如後世生產作業矣  
曰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亦  
是把貧富煞當事了○厚齋馮氏曰無諂無驕則知  
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力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  
且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  
人事也附語錄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  
先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  
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  
聖門學者工夫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  
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

讀本

是實了得這事方進他一步他方始道上面更有樂  
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  
已子路衣敝緼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伎不求它實  
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他方知道尚有工夫在此正與此章相似○文集答  
程允夫書此章論進學之實効非論悟入深淺也悟  
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蒙引貧  
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亦好禮各以類舉其  
重者言耳○子貢之問非以己事為問也夫子答之  
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耳集註云許其所已能勉  
其所未至此  
是言外意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於六反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

論語大全卷之一 學而 適喜齋

反下。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  
 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  
 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  
 引是詩以明之。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  
 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  
 ○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  
 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  
 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  
 守也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  
 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  
 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  
 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  
 而後精之意○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  
 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  
 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

細玩似勉而  
 之說為長也  
 村所謂是  
 也

份按切磋琢磨固是說學問  
 之功不粘在處貧富上但其  
 斯之謂與斯字乃指上節蓋  
 謂詩之所云切磋琢磨者即  
 夫子論處貧富之道而有可  
 也本若之說也然則切磋琢磨

磨雖不可粘定處貧富亦不  
 可將處貧富獨劃了出來蓋  
 處貧富之道亦要切琢而復  
 磋磨學問之功亦要切琢而  
 復磋磨如此說來處貧富乃  
 其所已言者學問乃其未言  
 者其與告往知來句未嘗說  
 不得此蒙引所以謂勉齋之  
 說略可疑也朱子謂子貢不  
 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  
 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  
 合如此曰不是專曰一切皆  
 合不脫不粘最為圓妙

呂晚村曰須知夫子只是許  
 可子貢知義理無窮能於學  
 問推充不重在言詩也陳素  
 菴謂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

學自脩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  
 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  
 勉齋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  
 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  
 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  
 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  
 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西  
 山真氏曰凡製物為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  
 既切琢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蒙引子  
 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與好禮  
 便皆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其斯  
 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諂為足而必求至  
 於樂富不以無驕為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朱子曰所記言謂處貧富之道  
 適喜齋

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當富之論。特其緣起耳。子貢知義理之無窮。正其可與言詩處。若只許可子貢。若往知來。何必云可與言詩耶。按雖然如是。畢竟不同。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為他於學問進取無窮。不得將詩做了盡頭。

說統曰。此夫子於患人不知者。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只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患不知人。要說到切自己。身上。薛方山曰。要在自己窮理。正心。平衡空鑑。湖南講問。在知人上用功。不幾方人乎。曰。此要著他主意。若主意在品題。便是方人主意。在資益。便是為己。

論語卷之十一

所未言。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語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通考。東陽許氏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蒙引。處貧富上。就是義理。就是學問工夫。朱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此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工。四字內。就含有處貧富之道。非謂脫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為一道。乃為所未言者也。存疑。要之處。貧富亦是為學。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又不專在處貧富上說。故曰。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告。往知來。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

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雲峰胡氏曰。常人二

者之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貴。磋琢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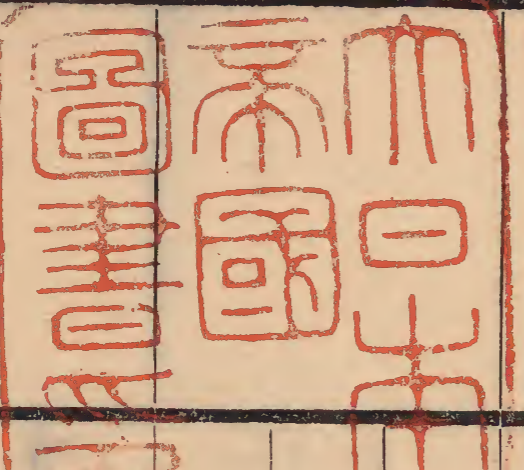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朱子曰。若宰相

捨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

論語卷之十一 學而 適喜齋

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  
 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  
 斬人之必知見得道理明白然知人自家不識得  
 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  
 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慶  
 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  
 君子之學為己不服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蔡  
 氏曰學而未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愠意實相關里  
 仁憲問衛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己庶無所  
 慕於外也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愠終以此章  
 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為君  
 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  
 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歟東陽許  
 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  
 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  
 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便自可  
 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脩身自加  
 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



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  
 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  
 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則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  
 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已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  
 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  
 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  
 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  
 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混淆分崩傾軋而亂亡至  
 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之或堅  
 其心而使之不近名或定其心而使之不近利此其  
 所以不同者中庸末章所引尚綱之詩亦宜與不患  
 不知之類相解也附蒙引夫子此意常提撥以教人  
 曰不病人之不已知云云曰不患莫己知云云曰君  
 子病無能焉云云此為學者設或曰說得廣夫子未  
 嘗指定固是但以此數  
 章律之似止為學者設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